



黃馨萱

出生：民國六十二年生

學歷：國立臺灣藝術學院

現職：劇場工作者、自由文字工作者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拗客旅行團」、「摳你幾哇！」、「誠品好讀報」採訪稿、網路電子報「奇奇包子舖」等

獲獎紀錄：民國九十年皇冠大眾文學獎入圍

短篇小說 第 2 名 是誰在哭

創作理念

在文字創作上，爲自己而寫與爲他人而寫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奇異的交纏與衝突。而我所最常面對的則是單純爲寫而寫的境況。是「寫」的本身在催促著我。這第三種力與前面二者之間形成複雜的關係，我尚在學習去面對。

面對關於寫字這件事與自身的關係，與外在世界的關係。

在三種力量交纏衝突，並且有時難以分界的時候，要做到誠實顯得更爲不容易。

而我尚在學習去維持。

「是誰在哭」的靈感源自生活中一個非常微小的真實事件。然而生活中許許多多的、平凡的細微，卻經常包含著我們所輕易忽略的大狀況。不去聆聽，很容易與自己走遠。

我想寫這樣簡單的東西。這樣幽微的東西。這樣平淡的東西

而我希望在這樣的簡單和幽微和平淡裡，能夠顯現出心靈的微光。

是誰在哭

夜裡，她經常坐在電腦前面啪啪啪地敲打著鍵盤直到天光開始泛白，貼在窗戶上面的顏色像一個慢慢睜開的眼瞼般地逐漸亮起來，那樣的時刻，才終於甘心地關上電腦回房間睡覺。

自從同居了兩年的前男友離開後，她養成了這樣的習慣。她無法在夜裡入睡。夜太安靜了，一個人躺在床上，總會忍不住思念起另一個人的體溫。只有當天光亮起，氣溫回暖，關於鳥與人的生活聲響開始在窗外繚繞起來時，她才能好好地入睡。

她和口合租了一間公寓住，已經有三年多了。口是大學畢業以後，在美語班認識的一個女孩子。兩個人認識以後發覺彼此非常投契，便各自搬離原先的住處重新合租了一間公寓。不是常有人和室友發生各式各樣的摩擦或者爭議嗎？她和口之間從來沒有這樣的問題。連小狗身上跳蚤一樣微小的不愉快都不曾存在。平常各自過著各自的生活，見了面互相打招呼，偶爾會買了滷味坐在電視機前面一起吃，但是平常還是各自過著各自的生活，見了面也只是互相打招呼。不是誰無聊就一定會找另一個講話，也不是誰心情一不好就會找另一個吐口水。只有當時機正好恰當的時候；這一個正好閒著，那一個正好有心事，或者這一個有心事，那一個正好主動來探尋；這樣的時候，她們可以泡杯咖啡坐下來一談就是數小時不累。

談完了以後當然又各自回去過各自的日子。即使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也一樣。

這就是為什麼她和口一開始會決定彼此就是那個，太好了呀，真適合住在一起的人。保有獨居的大量美好獨處時光，又有人可以分攤房租。太好了

呀真適合住在一起。於是她們這樣一住就已經有兩年多了。

事情發生的那個星期天晚上，她吃完飯後先看了一卷北野武的錄影帶。錄影帶還是□從朋友那裡借回家的。那一陣子正在上映北野武的電影「花火」，她看過之後向□大力推薦了一番。過了兩個禮拜，□探頭進房間對著正在看書的她說：「花火好看。」

「啊。是呀，好看吧。」她抬起頭笑笑。

「好看。我昨天又看了北野武的另一支片子，叫那年夏天寧靜的海。要看嗎？向朋友借來的帶子。」

「要看。」她快樂地喊：「想看很久了。」

「那我把錄影帶放在客廳桌上，妳看過了再跟我說一聲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□把錄影帶放在客廳桌上，然後回房間去看電視了。□的房間比較大，有一台自己電視機擺在房間裡。

她低下頭繼續專心地埋首小說中。

「那年夏天，寧靜的海」真是一個好安靜的故事。她那天坐在客廳裡把影片中灰色的海，灰色的天空，不說話的男孩和女孩一起安靜地吃進腦子裡。身為收垃圾工人的啞巴男孩喜歡衝浪，他靜靜地自己學衝浪，女孩靜靜地坐在沙灘上看著他；他靜靜地參加衝浪比賽，女孩靜靜地陪著他拿到一個小小的獎；他靜靜地回去繼續衝浪，然後靜靜地被大海給吞噬掉；女孩靜靜地帶著殘留在沙灘上的衝浪板，看著灰色的大海。

那裡面有著失去，卻因為安靜的小小世界中的那一份自足而不顯得寂寞或者悲傷。

這樣安靜地活著，卻不寂寞或者悲傷。或許是因為他們也只是單純地追求著一個東西而已吧。男孩衝浪，女孩陪伴，除此以外他們什麼也不多想。

沒有那些複雜的心思去多想什麼，於是他們擁有著非常微小的幸福。即使當男孩的身影消失在大海裡，也不會因此而結束那一份幸福。幸福已經存在了。就是這樣。

影片結束後，她還坐在電視機前面呆了好一陣子，影片中灰色的海似乎依然在輕輕地搖晃著。

□的摩托車聲在門外響起，然後開門走進屋子。她沒有抬起頭來，□也沒有打擾她，靜靜地經過她的身後走進自己的房間裡。

那一陣子，□正在和男朋友談分手，事情膠著了好久，還是纏繞著沒有出口。男朋友有了另外的女人了，只是這樣簡單的理由而已。□也很清楚自己該放手，只是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做到而已。

關於這件事，她和□一直還沒有好好談過。因為恰當的時間總是還未出現。□想說的時候，她可以聽的時候，時機點總是沒有兜在一塊兒。

看完影片，她將錄影帶拿出來放好，探進□的房間裡說看完了喔，北野武的片子，妳可以拿去還了。□笑著點點頭，一邊拿起遙控器轉台。

她走回房間坐到電腦桌前，伸伸懶腰，呆了一下，然後打開Word開始寫日記。啪啪啪的鍵盤敲擊聲像細細的雨點般地響作著。寫完日記後已經是凌晨一點半了，她挑了張Keith Jarrett的鋼琴演奏專輯放進CD槽裡，一邊聽著音樂一邊打開信箱收信。住在新加坡的前男友寫信來了，她專心地讀著讀著，然後開始回信。前男友是兩年前出國的，這兩年來他們持續通信，用發達的科技來幫助彼此能夠簡單地保持聯絡，並且藉此互相支撐著彼此去渡過生活上的堅持或者無法堅持，順利或者不順利。無論有沒有愛情，都可以是珍貴的同伴。她啪啪啪地專心打著鍵盤，每打一段，就會習慣性地停下來閱讀一下剛剛打過的片段內容，然後再繼續啪啪啪地敲打鍵盤。隔壁房間的電視機聲音早已停了，夜很安靜，只有細細雨聲般地鍵盤敲擊和鋼琴的演奏輕



輕在空氣中陪伴彼此。時間大約是兩點到兩點半之間。

她聽見女人的哭聲。

因為信打得很專心，所以哭聲不是一開始就跑進腦子裡的。只是模糊地猶疑在意識的邊緣。然後哭聲慢慢變得具體。她繼續一邊在鍵盤上敲擊一邊聽著哭聲。那是很奇怪的哭聲，好像因為壓抑而帶著大量的抽咽，包含濃濁的呼吸聲與喉聲，同時夾帶了嗚嗚嗚的低鳴，斷斷續續交雜著。她覺得應該是從□的房間裡傳來的，又有點不太確定。那是哭聲嗎？也不是非常確定。也許是電視機的聲音吧。她繼續敲打鍵盤。

哭聲持續了很久，模模糊糊地。她確定那是哭聲沒錯。而且哭得非常傷心，喝喝喝的抽氣聲在顫抖，她一邊聽著一邊在電腦螢幕上的信中打下：現在，此刻，我的室友□正在房間裡哭。我聽她哭得非常傷心，聽得我的心都開始扭攪在一起了。□最近和男朋友有些狀況，希望她沒事才好。

信打完了，她將音樂關掉，聽著哭聲，不確定是不是該過去看看。也許這時候還是讓□獨處，盡情地哭一哭比較好。她重新將信讀過一遍，然後發送出去，時間是凌晨三點半，哭聲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停止了。

睡著了吧。她想。希望哭累了能夠好好地睡個沉沉的覺。

隔天，下班後回到家，□正在廚房裡煮麵條。她走過去笑笑地看著□。

「幹嘛？」□回頭望了她一眼，筷子在鍋子裡攪拌著，「吃飯了沒？」

「在公司吃過。現在都幾點了？這應該算是宵夜吧？」看起來精神還不錯，她有些放下心來。「妳和K最近怎麼樣？」

「上個禮拜分手了。」□夾起一根麵條來咬咬看。

「啊？」分手？「正式分手嗎？」

「正式分手啊。一切都說清楚了。以後不會再見面了。」

「妳……，」她猶豫了一下，怪不得喔，「昨天晚上在哭嗎？」

「晚上？」□抬起頭來，「沒有啊。」

「有啊，半夜裡的時候。」沒有？

「沒有啊。我在看電視啊，看完電視在看漫畫啊。半夜幾點？」

「兩點到兩點半之間吧。」咦？

「在看漫畫啊。」□睜大眼睛說。

「……也，也許是我記錯時間，我也沒有刻意去看鐘，呃……那兩點半到三點之間呢？」

「看漫畫啊！」□瞪著她說，「看漫畫看到累了就睡著了。我也不確定是幾點，也是三點左右吧。反正不論是幾點，都沒在哭啊。」

……。她開始覺得腳底有點麻麻的，「那妳有沒有聽見類似女人在哭的聲音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□很確定地說，然後想一想，把瓦斯爐的火關掉，將麵條夾到碗裡，「不過要說哭的話，昨天是有哭過喔，只是時間不一樣罷了。和K分手以後一直都還好好的，到了昨天下午突然就爆出來了。昨天下午我在房間裡用吸塵器吸地板，還滿有精神的，吸到一半的時候整個人就突然趴到地上去大哭了起來。真是很大聲地大哭了一場喔。完全沒有預兆就那樣突然趴下去大哭。後來自己都有點嚇一跳。」□說完，然後看她，「妳確定妳聽到的是我的哭聲嗎？」

「應該是啊。」她點點頭，「哭得好傷心哪。」

「那麼妳聽見的大概是我下午的哭聲吧。」□打趣的說。

「有可能喔。」她點點頭。□哭聲的回音或者殘響之類的，就像停留在空氣裡面的磁波，然後在某個點上與她的心相互連接起來了，所以她聽見了。在深夜裡。晚了好幾個鐘頭的哭聲的回音或者殘響。

她越想越覺得有道理，一邊補充，「說不定那也是妳當時心裡面的哭聲



喔。當時雖然一邊在看漫畫，但是心裡還在繼續哭著。妳不知道，我卻聽見了。」

「也許。」□很有趣地笑起來，「共震。」

「共震。」她點點頭，「那麼，哭過以後，現在有沒有覺得比較好一點？」

「真的有喔。」□捧著拌有肉醬的麵條站在廚房裡開始吃起來，「哭一哭真的有比較舒服。人類既然是會哭的動物，該哭的時候還是應該要哭才健康的。」

「完全同意。」她拍拍手，然後說，「喂，什麼時候如果想找我談一談儘管來喔。」

「嗯。」□嘴裡塞滿著麵條一邊咬一邊點點頭。

這件事情讓她有點興奮。從小到大聽過那麼多鬼故事，當然都沒有自己親身遭遇來得具體。雖然也不能算是什麼靈異事件。不過夠接近了吧。她興奮地忍不住一回房間就坐到電腦桌前面開始打日記，並且決定隔天上班的時候一定要告訴公司裡的同事。我喔，我親身遭遇到一件類靈異事件喔。

而且是她和□相信這是「類」靈異事件。什麼磁波不磁波這樣的理論她們相信。事情說出去，也許有些人會單純地覺得，嗯，就是靈異事件啦。

好棒呀。她興奮地啪啪啪啪敲打著鍵盤。

日記寫完以後伸個懶腰，朝著門外喊，「□啊！那錄影帶我看完了喔！妳可以拿去還了！」

「妳跟我說過了啦！」□回喊。

咦？是嗎？她想想。好像是喔。竟然不記得，真好笑。自己搖了搖頭，考慮著現在是該來讀小說還是打封信。

腦海中浮現出昨天影片裡的那片灰色的海。安靜的男孩和安靜的女孩所抱持的微小幸福。

應該介紹這部影片給前男友的，昨天信中為什麼沒有提到呢？一邊想著，

一邊移動滑鼠打開收件匣收信。前男友的回信已經來了。這次回信的速度真快。她看著電腦螢幕微笑起來。

前男友寫了一些最近在新加坡工作上的狀態，然後描述了一段在印度廟前看人祈禱的感動：「我看著那些陌生的男女虔誠地在胸前雙手合十，眼淚竟不知不覺地流了下來。」信中這樣寫道。她專心讀完信後，默默拿起杯子喝口熱茶，眼光移向旁邊窗外的一片漆黑。

我為什麼沒有去呢？我留在這裡是爲了什麼呢？當初的原因，現在還依然存在嗎？

兩年多前，她拒絕前男友的求婚決定留在台灣，讓雖然失望傷心卻還是很尊重她的前男友，隻身上了飛機。現在，前男友正在繼續追尋著生活上的熱情並且遭遇心中的感動，而她卻只是夜夜坐在一台冷冰冰的電腦前面看螢幕，打鍵盤而已。不過這是自己的選擇，沒什麼好不滿的。而且這兩年多來，前男友一直還未和任何其他女人交往……。她對自己搖搖頭罵聲無聊，然後將雙手放上鍵盤立刻當下回起信來。關於令人興奮的類靈異事件，關於一部很安靜的好電影。要說的事情很多呢。啪啪啪啪的美好鍵盤敲擊聲滾動著落著。她開始敘述影片中的安靜微小幸福。在現實生活中很難有那樣的單一；男孩只想追求一樣東西，女孩只想陪伴男孩追求那一樣東西；兩個人都很專心。單一而且自足，所以幸福。

敲打鍵盤，然後習慣性地停下來重新閱讀一下，再繼續敲打鍵盤，再稍微停下來回頭默念，然後再繼續敲打。雖然信件往來得很頻繁，然而她打給前男友的信還是一直維持著這種慎重。對於信中內容的慎重。同時在一一重新閱讀的過程當中，也重新一一驗證自己的心情或者生活上的遭遇。

啪啪啪啪，夜又慢慢深沉下去。這樣，啪啪啪啪的聲音和電腦螢幕的小小方塊，又是一夜。



隔天晚上口坐在客廳裡吃滷味，她下班回到家後走過去靠著口坐下來，也夾起一塊凍豆腐塞進嘴巴裡。

「喂。」口一邊咬著金針菇一邊看著電視機說，「妳昨天晚上又打電腦了喔。」

「對呀，幾乎每天嘛。」

「昨天打得很晚喔。」

「嗯，昨天寫了一封長信。」吃完凍豆腐她站起來放下筷子，準備走回房間。

「妳一邊打字一邊唸出聲音來吧，對不對？」

……。她站住腳，「不對。沒有唸出聲音來。」回頭看向口，口也沒說話地看著她，臉上表情非常奇怪。她自己現在的表情一定也一樣奇怪吧。那種：不會吧，又來了嗎？的奇怪表情像照鏡子一樣地貼在兩個人互望的臉上。

「沒唸出聲音來？」

「沒唸出聲音來。一句話都沒有說，一個字都沒有發出聲音來地打著電腦。妳……」

「我聽到妳的聲音。大約……三點多吧。而且也確實有打電腦的聲音喔。就像平常那樣。只是每打一陣子就停下來，低聲唸一唸，感覺上好像在讀妳自己寫的東西一樣，然後又繼續打。」

「是有唸啊。是有這樣的習慣，打信的時候，」她有點混亂地說，「不過都是默念。沒有發出聲音的。我確定。」

「喔。」口開始笑起來。

「喔。」她也笑起來。一時間兩個人都被一股奇異感所包圍。

「共震。」口笑著說。

「共震。」她也笑著說。

「可見我們兩個人最近的磁場很接近喔。」

「是吧。」她點點頭，空氣中的氛圍簡直像有魔術師在灑金粉一般地妙不可言。心中突然感到，她和口之間的親密比她所以為的還要深。

「嘿，可是我最近情緒非常低落呀。像妳昨天聽到的是哭聲不是嗎？那妳呢？妳的狀態是什麼？怎麼會和我情緒那麼低落的磁場相呼應呢？」

「我？」她站在那裡，然後搖搖頭，「不知道耶。也許只是因為我們兩個人特別容易心意相通吧。」

「可是這樣的情形以前又沒有。」口繼續說，「所以一定是最近特定的某個點上，我們的波動有所共鳴呀。那是什麼？妳最近怎麼了？」

怎麼了呢？她思考著，然後就那樣站著發呆良久。腦中再度浮現灰色的海，靜靜地輕微搖晃了起來。

*

兩天後的深夜裡，她又是坐在電腦前面，手裡一杯熱茶。

她已經坐了將近有半個小時，讀完前男友的回信，打開回覆的信箱，然後拿起熱茶來喝，繼續看著電腦螢幕。

她不知道要寫什麼。

先暫時斷線，然後移動滑鼠將信箱的視窗縮小，打開Word文件夾中的日記，打上今天的日期和時間，凌晨兩點四十六分。

她又拿起茶杯想要再喝口茶，才發現杯子裡只剩茶葉。她站起來走到廚房加熱水，經過口的空房間，回到自己的房間和電腦桌。慢慢啜飲熱茶，盯著剛剛打上的日期和時間，放下茶杯，雙手放上鍵盤。

像雨點般美好的細細敲打聲。她期待著那樣的聲音。

然而放在鍵盤上的雙手沒有動。她不知道要寫什麼。



已經兩天沒寫日記了喔。每天應該都可以記錄下一點什麼的，要不然，那一天就白過了。她等待著，盯著自己的十隻手指。手指們也在安靜等待。

移動滑鼠重新打開前男友的回信再讀一次。看前男友的生活記事，看他心裡的感受。

她突然很想和ㄐ聊聊天，偏偏ㄐ又不在。

錯過。時機點不對。她想著。這種事情真是太多了呀。

突然有些不耐，關掉信箱，螢幕上剩下她今日空白的日記扉頁。她的手指開始啪啪啪啪地敲打起來。她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，只是想聽那雨點般的聲音。啪啪啪啪，啪啪啪啪。否則夜實在太安靜。

然後，她又聽見了女人的哭聲。

可是ㄐ不在家啊……。

背脊瞬間一陣發冷，她不敢停下自己敲打鍵盤的手指，冒著冷汗讓啪啪啪的敲擊聲持續在深夜的空氣中，心裡一邊急急地分析。是殘響，對，就像上次一樣的殘響。ㄐ今天或者昨天一定又傷心地哭了。就算眼睛沒有哭，也在心裡哭了。

這樣想著，害怕的感覺果然稍微消弭了一些，然而緊張感依舊持續著。啪啪啪啪，手下還沒停。她猶豫了一陣子，然後，停下雙手的動作。

哭聲沒有了。

她做幾次深呼吸，然後挑張搖滾樂CD來放。啊哈，她想著，今天有事可以寫了。微笑起來，移動滑鼠把之前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刪除掉，開始啪啪啪地打起剛剛的遭遇：我又聽見女人的哭聲了……。

她真的又聽見了。哭的非常傷心，像小孩子在哭一般的哭法，啾啾啾啾，斷斷續續。

停下打字，聽去，哭聲這次持續著。啾——啾——啾——。

媽的，她想，該不會真的鬧鬼吧？

拿起茶杯喝一口定定神，慢慢起身把房門關上，再慢慢坐回電腦桌前。

哭聲在門外持續著。低低的哭聲。沒有人要理會的哭聲。

她又慢慢走到房門，把耳朵貼在門上聽。真的，那是外面的哭聲，從客廳的方向傳過來。

會不會是門回來了她沒發現？她突然有些擔心，門又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她無聲地打開房門，手裡還捧著熱茶杯，光著腳板慢慢慢慢地，往客廳移動，確定自己沒有發出任何聲響。

才走三步就看到了客廳，日光燈是亮著的。她看見一個小女孩端正坐在沙發上，穿著白色的短袖襯衫，紅色短褲，很瘦小，兩隻手放在膝蓋上低頭哭。

她慢慢慢慢地移動自己的腳步無聲地往後退，退回房間，悄悄關上門。搖滾音樂還在乒乒乓乓地唱著。

我的天哪。她連續喝下好幾口的茶，那，那，那是誰啊？坐在那裡的那個是誰啊？

她看看電腦螢幕，決定關機。寫什麼日記？回什麼信？現在最好連提都不要提到這件事，最好連想都不要去想到。不要讓那個磁場再繼續連結下去。

當下抽出一本小說縮到床上的棉被裡，專心閱讀起來。

當她突然發現自己的注意力已經完全被小說轉移了一陣子以後，回過神來側耳傾聽，那哭聲已經消失了。

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回到小說讀下去。

接下來兩天她都活得有點用力。她想她該回信給前男友了，可是她不知道要寫什麼。她看著空白的日記覺得有點恐怖，但還是不知道要寫什麼。她想一定是她的心靈變遲鈍了，沒有辦法在生活裡發現新意；要不然就是她的思想變懶惰了，停止在生活中保持學習的態度；再不然就是她的情感變麻木



了，逐漸對生活的過程消失了感受力。

「怎麼還不回來？夜裡她捧著頭坐在一片空白螢幕的電腦桌前。去什麼環島旅行嘛！都幾歲的人了，還這樣貪玩。家裡最近怪怪的，妳趕快回來吧！」

桌旁的書架上擺了三本她昨天買的新書。凌晨三點十七分，外面的哭聲又開始了。她一手抄起其中一本打開來開始閱讀。但是專注力有點問題，哭聲實在干擾人，一定是這本小說太爛的關係。她憤憤地放下書本，回到電腦收 email。

前男友沒等到她的回信，又來信了。

「今天公司加班到很晚，我回到宿舍裡，打開電腦還是沒有收到妳的信。妳這兩天大概很忙吧？忙什麼呢？」

忙什麼？我在經紀公司做活動企劃，你不知道嗎？最近接了美商電腦公司的產品發表會專案，當然忙。

「無論如何，都希望妳忙得很快樂，很充實。」

忙得很快樂很充實是少數人的幸運。謝謝你的祝福，不過無濟於事。

「雖然明知道妳正在故鄉追求妳要的人生，但是看著沒有妳來信的 email 信箱，還是忍不住想到，如果妳就在我身邊的話，我又何苦這樣夜夜等待妳的隻字片語呢？」

既然知道我在這裡追求我要的人生，這麼多囉唆的話寫出來給誰看？

「兩年多了，不曉得妳有沒有考慮過來這裡玩一趟？今天晚上突然很想見妳一面。」

奇怪了，你就不會回故鄉玩一趟？為什麼要我過去？我正在忙的事情比較不重要嗎？

「希望妳不要誤會我的意思，我沒有什麼別的念頭。」

誰誤會？你才是誤會的那一個。

「只是很想見妳一面。」

那你不會回來一趟啊！

「祝一切平安。好眠。」

一點都不平安！從來也就不好眠！我當然不會去告訴你，我到現在還不習慣一個人睡覺。更何況最近家裡還有莫名其妙的哭聲！

信件看完了，外面的哭聲已經停止。她捧著空茶杯好想出去加個熱水，回想一下前天看見的小女孩，打個寒噤還是作罷。

明天一定要去買個熱水瓶放在房間。

不過……她仔細側耳傾聽。

沒有。很安靜。沒有什麼哭聲。

她悄悄地打開門，拿著杯子無聲地移動腳步。

客廳裡一片空曠，沒有哭聲，沒有什麼小女孩。

她吸口氣，然後用很自然的腳步走到廚房，嘴裡還輕輕哼著歌，加了熱水，想想又抓了三條巧克力，想想又乾脆拿出茶壺來放進茶葉注滿熱水。還是一次多準備一些東西帶進房間裡好了。

咿——咿——咿——。哭聲卻又響起。

他媽的。她忍不住在心裡罵句粗話。

算了，反正不關我的事。她這樣想。

於是她若無其事地走出廚房，通過客廳的邊緣，走向自己的房間，關上門。她的餘光不是沒有看見，小女孩穿著白上衣紅短褲的身影。

妳哭妳的，妳哭妳的。她越來越鎮定，神色自若地撕開巧克力的包裝紙，塞進嘴巴裡一邊咬著吃一邊喝熱茶，在椅子上坐下，翹起二郎腿，重新打開書，一邊看著一邊又咬口巧克力，喝口熱茶。其實小說沒那麼爛嘛。她終於可以專心讀下去了。旁邊的電腦螢幕上，還是前男友的來信沒有去回。



三條巧克力都吃完以後，她放下書本伸伸懶腰，然後移動滑鼠關閉視窗，關上電腦。小說還不錯，她打算繼續看下去。

啾——啾——啾——。哭聲竟然沒有停。真會哭啊。她初期的同情心已經經歷過恐懼化爲滿腔的不耐煩。要哭到什麼時候呢？

她打開房門經過客廳走進廚房，又再抓了三條巧克力，然後走出廚房經過客廳，心裡又想，幹什麼要一直在這裡哭啊？

「因爲妳都不理我。」小女孩在沙發上邊哭邊說。

她沒有反應地繼續走回房間，關上門，拿起小說坐下來，撕開巧克力的包裝紙繼續一邊咬一邊閱讀。

開玩笑？誰要去理妳？

不要想不要想。不要繼續去意識到那個東西的存在，不要繼續助長現在這種不健康的磁場連結。

……難道小女孩有什麼冤屈需要幫助嗎？像那種社會追緝令裡常常報導的……不要想不要想。不要再想下去。

她大口大口地咬著巧克力，專心回到小說裡。

四天以後，那個全身曬成棕色的□終於快樂地回到家了。她抓著□，一字一句地告訴對方近來家裡的奇怪事情。□很興奮，笑著說今天晚上要會會小女孩。她覺得□一定是瘋了。

深夜的空氣越來越安靜，□坐在她的房間裡聊著旅途上的趣聞。電腦螢幕是關著的。她一邊吃著□帶回來的土產一邊不時豎耳傾聽。

大約凌晨三點的時候，外面忽然下起了傾盆大雨。刷刷刷，穿過黑夜猛烈撞擊人世間。

沒有哭聲。

□的興奮感開始消散，走到外面客廳晃晃又走回來。沒有小女孩嘛，□說。

也許再等一會兒吧？她說。

凌晨四點，大雨停了，窗外再度恢復寂靜，空氣顯得稍微涼了點。還是沒有哭聲，也沒有小女孩。世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

該睡了。兩個人都放棄。也許明天吧？她告訴□。

那天夜裡她做了個夢。夢見北野武的那部影片，啞巴男孩和女孩靜靜地在灰色的大海邊緣一起慢慢地走，走，一直幸福地走。灰色的海在灰色的天空下靜靜地搖晃。

隔天醒來，頭有點暈。她努力回想，卻已經忘記自己夢見什麼了。

然後那天夜裡沒有哭聲，再下一天也沒有。□的等待落空，小女孩帶著她的哭聲消失了。

□覺得非常遺憾，她卻鬆了好大一口氣。「喂，」她抱住□，把頭埋在□的肩上，「真好，妳回家就沒事了。」

「算了吧，一定是因為妳一直不理她，所以她就走了。」□說，「妳沒多問她一點什麼嗎？」□顯得很失望。

「當然沒有，完全不去理會。」

「爲什麼不理呢？妳不是說，後來妳也就不害怕了嗎？」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要理？」她瞪著□。

□還是很失望地搖搖頭。幾乎就要後悔自己去環島旅行，錯過了生命中難得的靈異事件。

公司裡，美商電腦發表會告一段落後，緊接著又是另一家電腦公司的電腦展要去企劃活動流程。小女孩的哭聲消失了，她夜裡的睡眠品質也似乎提昇不少，工作起來特別有精神，灰色的海也不再向著她的大腦襲擊。

擠身在忙碌的現實中，偶發的奇異事件逐漸被吞噬。像是跟不上拍子的拍子，忽然彈錯的一個音符，太過不合宜於是逐漸遙遠。遙遠。



夏天接近尾聲的時候，她回家探望父母。老人家每次一見面，關心的都是她的終身大事。

她笑笑地依舊沒有回答，坐在母親的床上翻相本，聽著母親第一千兩百八十九次地問到：「妳以前那個男朋友呢？去新加坡的那個？他結婚了沒？有沒有回台灣的打算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她聳聳肩，她的回信速度越來越慢，間隔越來越長，上一次聯絡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。

「唉，女孩子家終究是要嫁人的。妳也老大不小了，怎麼還不趕快再交個男朋友？媽媽幫妳介紹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。」她笑笑，顯現出難得的溫順。

「真的？」母親的臉亮起來，「真的？明天我們就來安排，妳姑姑有個外甥剛從美國回來，我明天就去聯絡一下。」

「好啊。」她還是笑笑的，繼續翻相本。

「妳呀，多吃一點。這麼瘦，老人家看了會覺得妳沒福氣。明天去買隻雞來幫妳補一補好了。」

「好啊。」她一直將相本從大學時代翻到了小學，幼稚園。

然後她看見一張自己的獨照。瘦瘦的，穿著白色短袖襯衫和紅色的短褲，正背對著攝影機在哭。

她盯著那張相片看了很久很久，忽然想起來，她已經很久沒有寫日記了。

